

墨莊漫錄

一



墨莊漫錄
二



墨莊漫錄
三



羅經漫筆

一



墨莊漫錄
一

張邦基撰

中華書局

墨莊漫錄 二

張邦基撰

中華書局

墨莊漫錄

三

張邦基
撰

中華書局

叢書集成初編

墨莊漫錄 三冊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墨莊漫錄卷之一

宋 淮海 張邦基撰

僕以聞見慮其忘也。書藏其篋。歸耕山間。遇力罷釋耒耕壟上。與老農憩談。非敢示諸好事也。其間是非毀譽。均無庸心焉。僕性喜藏書。隨所寓榜曰墨莊。故題其首曰墨莊漫錄。淮海張邦基子賢云。范蜀公乞致仕。章四上未允。第五章言臣所懷有可去者二。謂言青苗不見聽。一可去。薦蘇軾孔文仲不見用。二可去。章既上。遂得請。

張宣徽安道守成都。眷籍娼陳鳳儀。後數年王懿敏仲儀出守蜀。安道祝仲儀致書與之。仲儀至郡。呼鳳儀曰。張尙書頃與汝留情乎。鳳儀泣下。仲儀曰。亦嘗遺尺牘。今且存否。曰。迄今蓄之。仲儀云。尙書有信至。汝可盡索舊帖。吾欲觀之。不可隱也。遂悉取呈。韜於錦囊。甚密。仲儀謂曰。尙書以剛勁立朝。少與多讐。汝毋以此黷公。乃取書付鳳儀。并囊盡焚之。後語安道。張甚感之。王張姻家也。

東坡在杭州。一日遊西湖。坐孤山竹閣。前臨湖亭上。時二客皆有服。預焉。久之。湖心有一綵舟漸近亭前。觀粧數人。中有一人尤麗。方鼓箏。年且三十餘。風韻嫺雅。綽有態度。二客競目送之。曲未終。翩然而逝。公戲作長短句云。鳳凰山下雨初晴。水風清。晚霞明。一朵芙蓉開過。尙盈盈。何處飛來雙白鷺。如有意。慕娉婷。忽聞江上弄哀箏。苦含情。遣誰聽。煙歛雲收。依約是湘靈。欲待曲終尋問取。人不見。數峰青。

毗陵一士人姓常。爲蟹詩云。水清詎免雙螯黑。秋老難逃一背紅。蓋譏朱勛父子。

范純仁堯夫丞相薨。禮官諡曰忠宣。考功鄧忠臣議曰。每思捐身而開策。常願休兵而息民。祇知扶危而濟傾。寧恤跋前而覓後。又曰。譏言亂國。而明蔡確之無罪。姦黨投石。而謂大防之可原。當衆人莫敢言之時。在偏州無所用之地。義形正色。憤激至誠。非特救當世正人端士之織羅。直欲戒後世亂臣賊子之迷國。狗公忘己。爲國惜賢。又曰。父母之國。有時而去。股肱之義。於是或虧。放之江湖。忽如草芥。紹蘭澤畔。更甚屈原之忠。占鵲坐隅。已分賈生之死。又曰。側席南望。而快浮雲之蔽。趁節東歸。而詠零雨之濛。又曰。法座想見其風采。詔書相望於道塗。云云。時論皆以爲允當。崇寧初。追奪元諡。并定諡覆官並罰銅。二年六月。言者再論。忠臣得宮祠。

東坡作儋耳山詩云。突兀陰空虛。他山總不如。君看道傍石。盡是補天餘。叔黨云。石當作者。傳寫之誤。一字不工。遂使全篇俱病。

王荊公書清勁峭拔。飄飄不凡。世謂之橫風疾雨。黃魯直謂學王濛。米元章謂學楊凝式。以余觀之。乃天然如此。

武帝建安二十年冬十月。始置名號。至五大夫與舊列侯。關內侯凡六等。以賞軍功。名號侯爵十八級。銅印龜紐墨綬。五大夫十五級。銅印環紐亦墨綬。皆不食租。此印決曹氏物也。表肩唐憲。端仲見之。亦以予言爲然。乃賦詩云。關中金印豈秦關。想見風流漢已還。大饗似書譙縣石。蘭亭寧數會稽山。空餘此

日歸囊橐。曾是當年雜珎環。萬戶况將取如斗。此章何足繫腰間。後范左轄謙叔在方城。以書求借。舅氏不與也。前

崇寧初。既立黨籍。臣僚論元祐史官云。初。大臣挾其私忿。濟以邪說。力引僂浮與其厚善。布列史職。或毀詆先烈。或鑿空造語以厚誣。若范祖禹。黃庭堅。張耒。秦觀。是也。或隱沒盛德而不錄。若曾肇。是也。或含糊取容而不敢言。若陸佃。是也。皆再譴降。時舊史已盡改矣。

王鞏定國爲太常博士。常從術士作軌革。畫一堂廡。庭中有明珠一枚。旁置碁局。未幾爲御史朱光庭所捫得補外。

東坡在海外。瓊州士人姜公弼來從學。坡題其扇云。滄海何曾斷地脉。白袍或作朱端合破天荒。公弼求足之。坡云。候汝登科。當爲汝足。後入廣。被貢至京師。時坡已薨。乃謁黃門於許下。子由乃爲足之云。生長芸間已異芳。風流稷下古諸姜。適從瓊管魚龍窟。秀出羊城翰墨場。滄海何曾斷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錦衣他日千人看。始信東坡眼目長。

國朝宗室例除環衛。裕陵始以非祖免補外官。繼有登科者。然未有爲侍從者。宣和五年。始除子崧徽猷閣待制。繼而子直亦除。八年。又除子樸。宗室爲從官。自伯山始。然皆外任。未有任禁從者。紹興三年。始除子書侍郎。皆子字也。然其他字號未有也。十八年。始除不棄侍郎。不字任禁從。自德夫始。香泛釣筒萍雨夜。綠搖花塢柳風春。舒寫信道詩也。信道清才而詩刻削有如此者。又有云。空外水光風

動月暗中花氣雪藏梅。又云宿雨閣雲千嶂碧。野花弄日一村香。又云萬壑水澄知月白。千林霜重見松高。皆警句也。

韓駒子蒼詩云倦鵲遶枝翻凍影。征鴻摩月墮孤音。誠佳句也。但太工矣。

浮休居士張芸叟久經遷謫。既還。怏怏不平。嘗內集分題賦詩。其女得蠟燭。有云莫訝淚頻滴。都緣心未灰。浮休有慙色。自是無復躁進意。司馬朴之室。浮休之女也。有詩在廊延路上一寺中。一聯云滿目煙含芳草綠。倚欄露泣海棠紅。或云便是詠燭者。

紹聖初。逐元祐黨人。禁中疏出。當責人姓名及廣南州郡。以水土美惡繫罪之輕重而貶竄焉。執政聚議。至劉安世器之時。蔣之奇頴叔云。劉某平昔人推命極好。章惇子厚以筆於昭州上點之云。劉某命好。且去昭州試命一週。

杜子美玄都壇歌云。子規夜啼山竹裂。王母晝下雲旗翻。說者多不曉王母。或以爲瑤池之金母也。中官陳彥和言。頃在宣和間。掌禽苑。四方所貢珍禽。不可殫舉。蜀中貢一種鳥。狀如燕。色紺翠。尾甚多而長。飛則尾開。顛鼻如兩旗。名曰王母。則子美所言。乃此禽也。蓋遐方異種。人罕識者。子規夜啼山竹裂。言其聲清越如竹裂也。

鄱陽胡詠之朝散。生平好道。元符初。嘗於信州弋陽縣見一道人。青巾葛衣。神氣特異。因揖而延之對飲。道人指取大白。滿引無算。曰。君有從軍之行。去否。胡悚然曰。當去。蓋是時欲就熙河帥姚雄之辟也。道

人曰。西陲方用師。好去。索紙書詩曰。濟世應須不世才。調羹重見用鹽梅。種成白璧人何處。熟了黃梁夢未回。相府舊開延士閣。武夷新築望仙臺。青雞唱徹函關曉。好卷游韓歸去來。授詠曰。爲我以此寄章相公。且曰。章相公好箇人。又錯了路逕也。詠叩其說。但云未可立談。詠問其姓名。亦不肯言。曰。吾早晚亦遊邊。可以復相見。夜艾。詠曰。先生可就此寢。曰。吾歸邸中。只在河下。乃拂衣去。明日。遣人往諸邸尋問。皆云未嘗有道人。因告縣令。徧邑物色。竟無曾見者。詠至京師。見王副車。詠具告以此。欲持詩謁子厚。詠曰。慎不可。上方以邊事倚辦相公。丞相得此。必堅請去。上必疑恠。詰其所以然。君且得罪。詠以爲然。徑趁姚幕。從取青唐。暨還闕。則子厚已去矣。他日子厚北歸。聞有此詩。就詠求之。其真本已爲駙車奄有。乃錄寄之。子厚見詩。歎曰。使吾早得此詩。去位久矣。豈復有今日之事乎。方詠之在邊日。嘗至秦州天慶觀。聞說呂先生在此月餘。近日方去矣。問何以知其爲呂。道士云。道人去時。適道衆皆赴隣郡醮。道人顧小童曰。吾且去。借筆書壁。候師歸示之。小童辭以觀新修。師戒勿令題。浣乃曰。煩貯火殿鑪。吾欲禮三清而去。旣而行殿後。砌下有石池。水甚清泚。乃以爪畫殿壁留詩云。石池清水是吾心。漫被桃花倒影沉。一到邽山空闕內。消閑塵累七絃琴。後題回字。衆驚嘆。以爲必呂翁也。壁甚高。其字非手可能及。邽山卽秦山也。詠思弋陽所遇。有遊邊之約。豈非□斯人歟。此說予聞江元一太初云。宿州靈璧縣張氏蘭皋園一石甚奇。所謂小蓬萊也。蘇子瞻愛之。題其上云。東坡居士醉中觀此。灑然而醒。子瞻之意。蓋取李德裕平泉莊有醒醉石。醉則踞之。乃醒也。蔣穎叔過見之。復題云。荆溪居士暑中

觀此。爽然而涼。吳右司師禮安中爲宿守。題其後云。紫溪翁大暑醉中讀二題。一笑而去。張氏皆刻之。其石後歸禁中。

姑蘇士人家有玉蟾蜍一枚。蟠腹中空。每焚香置爐邊。煙盡歸腹中。久之冉冉復自蟾口噴出。亦異物也。退之詩。風能折黃鵠。露亦染梨腮。魯直本亦作風稜露液。又與與元宴集詩云。莊漫華墨間。墨當作黑。華梁黑水惟梁州。興元。梁州也。

吳安中少年時爲堠子詩云。行客往來渾望我。我於行客本無心。喜爲人書之。

李商隱錦瑟詩云。莊周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託杜鵑。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人多不曉。劉貢父詩話云。錦瑟。令狐綯家青衣亦莫能考。瑟譜有適怨清和四曲名。四句蓋形容四曲耳。

唐子西嘗見桃李盛開。而梅尙存數枝。因作詩。時張無盡大覺被召。乃以詩投之云。桃花能紅李能白。春來何處無顏色。不應尙存一枝梅。可是東君苦留客。向來開處當嚴冬。桃李未在交游中。只今已是丈人行。勿與少年爭春風。無盡大加稱賞。

延安夫人蘇氏。丞相子容妹。曾子宣內也。有詞行於世。或以爲東坡女弟適柳子玉者所作。非也。

崇寧三年。邦基伯父文簡公賓老自翰苑拜左丞。而伯父倪老後除內相。宣和八年。文粹中自翰苑拜右丞。而其季虛中除內相。皆兄弟相代於北扉。亦盛事也。

廣陵先生逢原嘗爲暑熱思風詩云。力卷雨來無歲旱。盡驅雲去放天高。客有傳示王介甫。嘆曰。有致君

澤民之志惜乎不振也。

逢原一日與王平甫數人登蔣山相與賦詩而逢原先成舉數聯平甫未屈至開仰躋蒼厓顚下視白日徂夜半身在高若騎箕尾居乃歎曰此天上語非我曹所及遂闌筆。

襄陽有一曹掾不爲郡將所禮屢窘幾殆一日掾被召以詩上郡將而別之有云已覺目光在牛角未信鞭長及馬腹郡將雖嘉賞而愈銜之。

蔡元度魯公在位錫賚無窮而用度亦廣京師感慈寺修浮圖題三千緡時有吳鍊師者丹陽人辟穀修養館於西園庵中後有隙地吳勸令蒔麥既穫頗厭狼籍公見之題詩於庵曰塔緣便捨三千貫月俸無隲一萬緡却向西園課小麥老來顚倒見愁人。

胡師文元質侍郎利州一日晝寢書室驟然而興呼吏問曰適有人投訟牒自稱吳伴姑吏曰無有斯須復夢如初旣覺復呼吏曰倅廳庖舍在何所其戶牖何向吏具白之卽命駕至彼率倅同觀指一隅命鋪發之不數尺得一婦人屍倒植水中衣履猶未敗蓋前倅子舍之婢因捶死瘞於此人莫知之因命具棺衾薦以佛事復夢婦人云今免倒形以就安宅且將訴於陰府矣感激而去高郵人徐伯通與直時爲館客親見此事。

杜甫詩東閣觀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楊州多不詳遜在楊州之說以本傳考之但言遜天監中爲尚書水部郎南平王引爲賓客掌書記室薦之武帝與吳均俱進幸後稍失意帝曰吳均不均何遜不遜遜

卒於廬陵王記室。亦不言在楊州也。及觀遜有梅花詩。見於藝文類聚。初學記云。兔園標節物。驚時最是梅。御霜當路發。映雪擬寒開。枝橫却月觀。花遶凌風臺。朝灑長門泣。夕注臨邛杯。應知早凋落。故逐上春來。余後見別本。遜東海刻人。舉本州秀才。射策爲當時之冠。歷官奉朝請。時南平王殿下爲中權將軍。楊州刺史。望高右戚。實曰賢主。擁彗分庭。愛客接士。東閣一開。競收楊馬。左席皆啓。爭趨鄒枚。君以詞藝早聞。故深親禮。引爲水部。行參軍事。仍掌文記室。云云。乃知遜嘗在楊州也。蓋本傳但言南平引爲記室。略去楊州爾。然東晉宋齊梁陳。皆以建業爲楊州。則遜之所在楊州。乃建業耳。非今之廣陵也。隋以後始以廣陵名州。

潤州蘇氏家書畫甚多。書之絕異者。有太宗賜易簡御書。宋玉大言賦。并名真戒酒批答。鍾繇賀吳滅關羽上文帝表。王右軍答會稽內史王述書。雪晴寄山陰張侯帖。獻之秋風詞。梁蕭子雲節班固漢史唐褚遂良模本蘭亭。李太白天馬歌。賀知章醉中吟。張長史書逸人壁。顏魯公進文殊碑讚。李陽冰篆新泉銘。永禪師真草千文。齊己題贈。並皆真蹟。名畫則顧凱之雪霽圖。望五老峰圖。北齊舞鶴圖。閻立本醉士圖。吳道子六甲神。薛稷戲鶴。陳閔蕃馬。韓幹御馬。戴嵩牛圖。王維臥披圖。邊鸞雀竹。李將軍曉景屏風。李成山水。徐熙草蟲。黃筌墨竹。居寧翎毛。董羽龍水。劉道士鬼神。刁處士竹石。鍾隱乳兔。物之尤異者。有明皇賜蘇小許公四代相玉印。贊皇父子石研。石兔。竹拂。連理拄杖。陳後主宮娃。七寶束帶。雷公斧。珊瑚筆架。玉連環。皆希世之寶。後皆散逸。或有歸御府者。今不知流落何處。

荆公退居金陵。將山學佛者俗姓吳。日供灑掃。山下田家子也。一日風墮挂壁舊烏巾。吳舉之復置於壁。公適見之。謂曰。乞汝歸遺父。數日公問幃頭安在。吳曰。父村老。無用。貨於市中。嘗賣得錢三百。供父。感相公之賜也。公嘆息之。因呼一僕同吳。以元價往贖。且戒苟以轉售。即不須訪索。果以弊惡猶存。乃贖以歸。公命取小刀。自於巾脚刮磨。粲然黃金也。蓋禁中所賜者。乃復遺吳。吳後潦倒。竟不能祝髮。以竹工居真州。政和丙申年。予嘗令造竹器。親說如此。時已年六十餘。貧簞之甚。亦命也。

呂溫卿爲浙漕。既起錢濟明獄。又發廖明略事。二人皆廢斥。復欲網羅叅寥。未有以中之。會有僧與叅寥有隙。言叅寥度牒冒名。蓋寥寥本名曇潛。因子瞻改曰道潛。溫卿索牒驗之。信然。竟坐刑之。歸俗。編管兗州。未幾溫卿亦爲孫傑鼎臣發其賊濫繫獄。人以爲當人者。人必反當之。

孔雀毛著龍腦則相綴。禁中以翠尾作帚。每幸諸閣。擲龍腦以辟穢。過則以翠尾掃之。皆聚。無有遺者。亦若磁石引針。琥珀拾芥。物類相感也。

中表錢渚子全。穆父之孫。蒙仲之子。三歲喪父。自少刻苦能立。好學有節操。何桌榜登科。卽丁母艱。及第十餘年。未嘗到官。試中學官。除濟南府教授。車駕駐蹕揚州。有薦權國子博士者。始入局。叅謁長貳。方茶疾作。仆地。輿歸。一夕而殂。竟無一日之祿。惜哉。命薄如此。可爲奔走躁圖之戒。

世傳宗室中昔有昏謬。俗呼爲發
撒太尉一日坐宮門。見釘校者亟呼之。命僕取弊履。令工以革護其首。工笑曰。非我技也。公乃悞曰。我謬也。誤呼汝矣。適欲喚一銅漏。俗呼骨
路者耳。聞者大笑之。